DS
735
A2K86
v.29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四

長洲過元昡輯

處同僚門

和衷

濟事

陸賈爲太中大夫病免家居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戸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史記酈生陸賈傳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宣帝卽

位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漢書魏相傳

孟業魏彭城王韶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北史孟業傳

蘇瓌進左僕射罷爲太子少傅卒瓌子頲拜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

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則斷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爲過之新唐書蘇瓌傳

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新唐書歸崇敬傳

石保吉景德初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爲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軍于北門外遼騎數萬驟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鋒遼人引去俄而請盟錫宴射於行宮後苑帝謂繼隆等曰自古北邊爲患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卿等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患上稟成算至於

布列行陣指授方畧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協和共致太平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歡甚賜以襲衣金帶鞍勒馬宋史石守信傳

狄青權樞密副使儂智高反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青合孫沔余靖兵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逆戰大敗之智高遁去青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宋史狄青傳

杜範拜右丞相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

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其術相籠絡非範所屑爲也琪大感服（宋史杜範傳）

代任

陸抗拜建武校尉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吳志陸遜傳）

蔡凝拜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南史蔡廓傳）

釋嫌

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史記萬石張叔傳

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寇恂傳

李典還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魏志李典傳

裴子野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

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南史裴松之傳

明山賓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南史明僧紹傳

徐有功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新唐書徐有功

傳

周德威事晉王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五代史周德威傳

王旦遷司空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 宋史王旦傳

李熙靖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豈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 宋史李熙靖傳

洪遵知太平州前守周璪以嘗論遵閤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

盛德 宋史洪皓傳

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晏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二軍皆安 宋史李重進傳

劉亨安授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於城西有喬長官於亨安爭功未幾攻城喬爲砲所傷亨安負之以出喬感愧 元史劉亨安傳

禿堅不花拜宣徽使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元史賈昔剌傳

息爭

趙儼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魏志趙儼傳

胡質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

周有隙遵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遵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遵感言復與周平魏志胡質傳

費禕丞相諸葛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蜀志費禕傳

韋叡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都督衆軍攻魏右軍司馬胡景

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南史韋叡傳

李晟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氷度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三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眞壘與交歡新唐書李晟傳

范純粹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臥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宋史范仲淹傳

李光除知宣州授管內安撫進直龍圖閣統制王璞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鬭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宋史李光傳

魏矼遷侍御史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

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玨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宋史魏玨傳

孟珙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京湖安撫制置使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宋史孟珙傳

敦誼

雷義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後漢書雷義傳

呂蒙拜偏將軍領尋陽令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孫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士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吳志呂蒙傳

褚亮授太常博士坐與楊元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元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

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 舊唐書褚亮傳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 新唐書狄仁傑傳

柳宗元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新唐書柳宗元傳

裴羽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 五代史裴羽傳

李若谷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 宋史李若谷傳

趙槩知鄭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閔其貧爲代以已奉 宋史趙槩傳

張汝明歷江陰縣主簿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罄槖中裝代償之宋史張汝明傳

洪彥昇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郤奉不納如約始交印宋史洪彥昇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宋史趙汝愚傳

辛棄疾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宋史辛棄疾傳

曹幽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

老請先之正敬嘆宋史曹叔遠傳

完顏仲德哀宗即位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奥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驅而東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爲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金史完顏仲德傳

奕赫抵雅爾丁爲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

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 元史奕赫抵雅爾丁傳

石安琬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左新附巹萬人屯田紅城李萬戶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 元史石天應傳

無黨

桓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後漢書桓榮傳

張敷遷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

名家欲詣之趙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趙等失色而去南史張邵傳

羊侃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南史羊侃傳

柳渾拜兵部侍郎加同平章事判門下省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舊唐書柳渾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四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五

長洲過元旼輯

接下屬門

優遇

敬待

孔奮守姑臧長奮力行淸潔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後漢書孔奮傳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

蕃乃謝焉後漢書范滂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蜀志董允傳

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南史陸慧曉傳

委用

薛宣爲左馮翊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官謝宣歸恩受戒者漢書薛宣傳

王堂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後漢書王堂傳

王渙爲廣漢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

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後漢書王渙傳

王審琦爲中正軍節度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横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爾何按之有聞者歎服宋史王審琦傳

釋嫌

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

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蜀志蔣琬傳

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

懷斂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吳志顧雍傳

宗慤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南史宗慤傳

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常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免之人皆服其量五代史史建瑭傳

文彥博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彥博介既貶彥博亦罷

爲觀文殿大學士彥博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

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

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宋史文彥博傳

趙槩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後槩拜太子少師槩坐張

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宋史趙槩傳

加惠

張逸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

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宋史張逸傳

阿台爲平灤路達魯花赤進階懷遠大將軍僚屬始至阿台必

遺之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元史塔本傳

督過

陶侃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晉書陶侃傳

待吏

寛容

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

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亾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史記韓長孺傳

丙吉爲丞相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之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亾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漢書丙吉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

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門徵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漢書韓延壽傳）

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漢書薛宣傳）

魯恭拜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

亭長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後漢書魯恭傳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 後漢書魏霸傳

鍾離意除瑕邱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後漢書鍾離意傳）

吳祐遷膠東侯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後漢書吳祐傳）

劉寵遷太尉寵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後漢書劉寵傳）

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敎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

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魏志高柔傳

王承遷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晉書王湛傳

江泌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南史江泌傳

裴行儉累遷金牙道大總管賞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

故也何至是邑不少吝 新唐書裴行儉傳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慚而退 新唐書陸元方傳

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 新唐書源乾曜傳

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

夕答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宋史曹彬傳

司馬池知鳳翔府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宋史司馬池傳

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宋史胡則傳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使維岳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

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宋史喬維岳傳）

范純禮知遂州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宋史范仲淹傳）

楊簡爲紹興府司理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羅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宋史楊簡傳）

謝讓拜刑部尚書加正議大夫刑部有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元史謝讓傳）

王思誠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噫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元史王思誠傳）

制御

張敞守京兆尹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

絜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　漢書張敞傳

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後漢書种暠傳

黃蓋拜别部司馬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

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 吳志黃蓋傳

柳仲郢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 舊唐書柳公綽傳

陽城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

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杖殺之舊唐書陽城傳

柳公綽檢校戸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亾誅舞文者新唐書柳公綽傳

宗室彥倓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宋史彥倓傳

張詠知陳州卒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卽斬之宋史張詠傳

李京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

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宋史李京傳

王覿知蘇州州有猾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宋史王覿傳

馬默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宋史馬默傳

李南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徒令也卒寘諸法宋史李南公傳

仇悆知明州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宋史仇悆傳

侯可調華原主簿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宋史侯可傳

馬人望爲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遼史馬人望傳

待士

禮遇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韤釋

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于定國爲廷尉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漢書于定國傳

王符少好學有志操隱居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頭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

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漢書王符傳

王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志王粲傳

李勉爲太子太師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新唐書李勉傳

荆罕儒爲晉州兵馬鈐轄罕儒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

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淼江榷務以緡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命主藏奴令籍藏中緡得四千餘兩盡以與之宋史荆罕儒傳

審察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

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後漢書符融傳

裴行儉累遷金牙道大總管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新唐書裴行儉傳

[illegible]二十五終